



时间如此巧合。两个4月28日，只是相隔了60年。1949年4月28日，负责攻取杭州的第三野战军七兵团前线指挥部，获取杭州国民党军弃城南逃的情报，令所属第二十一、二十三军快速向杭州急进。5月3日解放军进驻杭州城的时候，唱着一支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60年后的4月28日，我从北京飞往杭州，舷窗外，同样是明朗的天。

孩子气指数

我是来杭州参加中国国际动漫节的。喜欢动漫节的人都很小。人在动漫节，就好比人在童话里。不过，到底是动漫节把人变小了，还是因为现在的人心理年轻思想活跃想象丰富所以才水到渠成地有了动漫节？

每个人都有小时候。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孩，只能玩单调的游戏，譬如弹子弹，跳皮筋。六七十年代的小孩，唱语录歌，当红小兵。八九十年代的小孩，世界在他们面前打开。从迪士尼到芭比，从黑猫警长、机器猫，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而且不仅小孩的思维像变幻莫测的游戏机，就是成人的想象也变得无边无际。画家韩美林，写《活着》和《兄弟》的作家余华都成为中国国际动漫节动漫产业发展的特邀专家。

动漫节是应运而生。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诸种指数，我想再加上一个指数：孩子气指数。

孩子气指数，就是简单的快乐和飞扬的心灵，就是无限的想象和不尽的创新。

中国国际动漫节，是检阅建国60周年的一个缤纷的篇章。幸福快乐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一起慢慢变小。小的东西最可爱，最活泼。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变化，我想，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思想的风起云涌和想象的天马行空。

真正的波澜在人心

刘震云最近推出了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就是一个时代。

从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走到今天，有时真觉得我们多活了一个世纪。前后相隔30年，怎么可能有这么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呢？30年前大体有一样的收入吃一样的定量穿一样的衣服结一样的婚，送一样的结婚礼物——石膏的主席像。

思想是既定的，生活是既定的，连动作连表情也是既定的。电视台播过一部连续剧：《我的青春谁做主》。我想，30年前，我的一生不用我做主，因为，每个人一眼就能看见自己的一生。

2009年4月28日开幕的中国国际动漫节，在动漫世界里，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动漫节博览会上，涌动的人流里，最扎眼的是大多黄色纸质的皇冠。少男少女戴，大婶大伯戴，宝贝贝戴，爷爷奶奶戴。

戴上皇冠的人，便当然地成了皇帝。不管是多大岁数还是多么五大三粗，他们决不认为会有人觉得可笑。当然，皇帝怎么会怕人笑话呢？表面看，戴了酷儿皇冠的都成了酷儿的形象代言人。实质上，不是代言，是宣言：我是儿童我最酷！

于是又想起刘震云在谈及《一句顶一万句》时说的：真正的波澜壮阔存在于人心中——每一个个人的心中。

每一顶纸帽下都是一个我的人生我做主的酷酷的皇帝，都是一个最真实最快乐的人。

还有头上戴猪耳朵的，戴兔耳朵的，戴几只飞动的蝴蝶的，戴另一种纸质帽的，上边写着：“灿烂小子”。你想拥有灿烂人生吗？就这么简单！

酷酷的皇帝或是灿烂小子，还喜欢在各个城市的卡通墙前照相。有个展位前写着：创意的城市，博大的胸怀。没有创意何谈博大，没有博大哪来创意？

21世纪什么最可贵？和谐。

有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可贵？和谐。

杭州的动博会，有一个展位在出售一种情侣衫。T恤上印着一行字：“永远做一棵快乐小草”。也许有的男子汉不愿做小草，那么就做快乐大



2009年4月30日，我面对十来位看不懂来自何方的孩子。这里先介绍两个词：COSPLAY和COSER。COS-PLAY就是把动漫世界里的角色，复制到自己身上，男孩有英雄梦，女孩有公主梦。自己想办法做动漫人物的服装，穿在自己身上，然后走秀，然后摆姿势展现自己。谁让他们是孩子呢？COSER就是动漫角色的扮演者。

十来个COSER里，我一看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从游戏机里走出来似的。他生来就是那个世界的人物。瘦削的长脸，叫人过目不忘的眼神。前额左右垂下两络长长的秀发，脑后扎一长长的马尾。他说他已经不是学生了，他不鼓励学生梳他的这种头。这一屋10来人大体是20出头，但大家称他“前辈”。

“你不要低估年轻人成长的速度。”“前辈”教导我。

他们说他们是在实现成年人的童话梦想。COSPLAY的世界，是超越现实，是跨越时空，你可以成为你觉得难以企及的英雄，你可以穿上你难以想象的华服。所有的色彩，被他们缝进衣服里，就好像七彩阳光，披在身上。他们就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是童话里的角色，他们就是童话，童话的眼睛，童话的心情。

其中有一位长得清秀的，来自武汉。他说他高小时用硬纸板剪动漫人物，爸帮他涂上颜色做成盔甲。他15岁时穿着自制的动漫服上学了。老师说你为什么这么穿，他不回答。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说因为今天我不是我，我是我COSPLAY的人物。

这么说着，他羞涩地笑了。

这些年有一种时尚，叫做：诗意的生活。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在追寻诗意的生活。天空、大地、高山、小溪、梦幻、追亿、波浪、涟漪，原本都有诗都有情意，是生活给我们的重礼，是生命的本义。不过生活好像是一种轮回，生活前进又前进了，才又向往诗意拾捡诗意。

一位广州来的COSER说：你夸张，你张扬，但是走在广州街上也不会有人看你。

借用一句广告语，叫做“一切皆有可能”。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切皆有可能了。

中国元素

4月28日，去杭的班机几乎塞得满满的，叫我想起目前最叫响的一部国产卡通片名：《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也是这个28日，《指环王》设计总监约翰·豪，赶到杭州在动漫国际馆签售。他刚刚听说白了蛇传的故事。看他的神情，这些中国元素正在涌动着他的西式灵感。

中国元素，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流行词常用词，看好中国就爱上中国元素。刚结束的春季戛纳电视节，中卡通尚未完工的《郑和下西洋》，那充满中国元素的水墨宣传画一下让十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先生，于1981年3月以85岁高龄辞世，如今已过去28年。然而先生杰出的著作传世，精神永在，风范永存。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但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以来，因工作关系，常常去拜访先生，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得以复刊。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他一见高兴极了！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爱不释手，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他说，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那次，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7、8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出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他题写封面字。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听到这意外的信息，我喜出望外，便冒昧向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1949年9月23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读着这封信，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先生慨然应允，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每次去，我总是见他在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有的他还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可见他仔细看了，并且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谈些什么问题，与会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等等。他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54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高兴。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逢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

云开日出，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好，但步履艰难多了。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话，动情地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中国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不无激动地回忆说——

第一次文代大会，是1949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的讲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相互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还有很多刊物没有恢复。比方《文艺报》，也应该恢复……

这些话，现在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感觉到它有多大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啊！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此后，他又能力所能及地参加了一系列会议：1978年5月27日—6月5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1979年9月11日举行的全国文代会，等等，为党的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那时，茅盾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这对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迫切、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管后来失掉组织关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因而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致信中国作家协会，捐出25万元稿费，建议设立长篇小说奖，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一是致信党中央，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自豪地宣称：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1981年3月31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决定。当然也有些遗憾，因为决定在他身后。其实这也是先生的本意。

原来是3月14日，茅盾在医院的病床上，大概是有不测感觉，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两封信，他说这是他久久的意愿。儿子韦韬便委婉地告诉他：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了。当儿子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先生点了点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韦韬于是用手扶持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老人才勉强握起笔，郑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作家协会的两封信上颤抖地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但是他嘱咐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

为什么先生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去年夏天，先生住院时，曾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新提出申请入党，当时他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他介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入党，产生信仰危机。茅盾先生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了这一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他在遗书中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从心底呼唤出生命的最强音：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我的心向着你们！”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头像作者：高 莽）



茅盾先生二三事

『我的心向着你们』

编者语：改版后的文学作品版今天跟读者见面了。为区别于传统的大地副刊，作品版以发表关注社会现实、聚集热点人物的报告文学，富有纪念意义、生活情趣的历史掌故和内涵丰富、文笔生动的微型小说为主，更注重作品的文学性、现实感和文化蕴涵。来稿请寄：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文艺部作品版（邮编：100733）。欢迎广大作者、读者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作品版。

作品